

■本报记者 范昕

又是一年暑假时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家长热衷于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、美术馆,在人文美育中度过清凉一夏。这个暑假,单单在上海,各大博物馆、美术馆渐次登场,展览数量即已近百,“神仙打架”般的超强阵容更令人激动,既有“实证中国”“玉楮流芳”“丹甲青文”等文博大展,也有引进自美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等众多顶级博物馆、美术馆的艺术特展,既有良渚“琮王”、宋刻孤本,也有波提切利、梵高。

面对如此之“卷”的文博艺术展览生态,如何挑选适合孩子的展览,如何带着孩子看展,成为一门学问。为此,记者与几位身兼家长身份的业内人士聊了聊,希望能为有意“大手牵小手”(尤其是带着低龄儿童)观展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些参考。

“顶流”展必冲,或为亲子看展中最大的误区

时下的文博艺术大展中,哪些堪称“顶流”就冲哪个——带着孩子观展,不少家长都抱有这样的想法。事实上,这可能是亲子看展中最大的误区。

如若奔着“难得一见”或“看看热闹”而冲,无可厚非,但就孩子的获得感而言,不少时候“顶流”展览并非理想的选择,甚至可能成为错误的选择。原因在于,不少展览存在“门槛”,对知识储备量或审美鉴赏水平有一定的要求,有时别说是孩子,就是成年人也不那么容易看懂。有人向记者举例,在对文艺复兴及“文艺复兴三杰”有了初步认知之后,人们才可能借由东一美术馆的“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”特展,进一步读懂作为“三杰”引路人的波提切利。对胡安·米罗等超现实主义画家以及中国传统书画的双重了解,会让走进西岸美术馆的“本源之画——超现实主义与东方”格外显出意义。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个专题古籍展“玉楮流芳: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特展”,更像是一个针对文史研究等专业观众的展览。

当然,近期申城的“顶流”展中,也不乏较为适合孩子参观的。其中,浦东美术馆的“六百年之巨匠:来自提森-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的杰作”和宝龙美术馆的“西方人物绘画400年:东京富士美术馆藏品展”,是不少人提名的。前者将艺术普及鲜明地纳入展陈设计,不仅标有与展品相匹配的西方艺术史六百年时间轴,还针对重点作品以截取、放大关键元素等形式展开详尽诠释;后者则选取人物画的视角而显得通俗,适合作为西方艺术史入门。

“孩子们才不会如我们那般关心展览如何重磅、文物艺术品如何珍稀呢!他们在意的是故事性、趣味性。”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于颖告诉记者。据她观察,常设的青铜馆可谓上海博物馆最受孩子欢迎的地方之一。有时家长兴致勃勃地带着孩子来看限时的特展,却发现最终更为黏住孩子视线的,是本打算顺便一逛的其它区域。“别看青铜馆距今久远,呈现出带着

铜绿的单调颜色,可无论它们千奇百怪的器型,还是多种多样的用途,甚至于带有象形意味的铭文,都令很多儿童表现出特别的兴趣。”更何况,“顶流”展览通常伴随着大客流,观展体验有时实在不那么舒心。“带孩子看展,观展环境大重要了!”刘海粟美术馆教育发展部副主任赵姝萍向记者坦言,此前上海博物馆极为火爆的“从波提切利到梵高”大展,自己就特意没带五年级的女儿去看——不是展品不精彩,也不是孩子看不懂,而是害怕排起的长龙会破坏美育的愉悦感。

瞄准儿童限定,或为最安全的亲子看展之选

“对于小朋友来说,兴趣最重要。就想让他们觉得艺术是一件日常、轻松、有趣、快乐的事情。”尽管平日有大量观展机会,Philo Art文化传播工作室创始人金怡坦言,更愿意带幼儿园大班的女儿看那些与儿童特质颇为契合的展览。据她透露,申城缤纷多元的展览生态中,有不在少数的展览专为儿童策划。

它们或强调参与性、互动性,让孩子在如游戏般的体验中亲近文化艺术。西岸美术馆地下一层“智造展厅”正在举办的互动装置展“明日之民”,就是一个典型。这个展厅是常年面向儿童的互动式展厅,这个展览则是国际时尚大师、知名法国艺术家让-夏尔·德·卡斯泰尔巴雅克的中国首展,以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“符号”世界,贯穿着设计、绘画、音乐、诗歌、色彩等一系列交互体验,引导小观众步入发现和创造之旅。有人透露,这个展览甚至能让家长实现“安心甩娃”——6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单独在这个“游乐场”探索,家长则可以到其他楼层欣赏更符合大人偏好的展览。上海图书馆东馆推出的“环游地球80天——穿越150年世界奇幻之旅”,则用展览语言让观众参与到立体式、体验式阅读中来,跟随凡尔纳名著《环游地球80天》重走世界。

它们或以卡通的造型、童趣的风格、缤纷的色彩,天然拉近与儿童的距离。例如,朵云轩艺术中心集结了太多童年回忆的“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世界插画大展”,宝龙美术馆以萌化方式点燃人们对于名画兴趣的“什么是现代艺术啊:你好啊大艺术家”“携逗趣‘动物天团’而至的霍夫曼大型个展‘欢聚!共享喜悦’,都是其中的代表。

还有不少展览,因某些适宜儿童的独到设计,或能促成孩子与展览之间生动、有效的连接。上海博物馆“实证中国:崧泽·良渚文明考

暑假博物馆美术馆遛娃,要小心哪些误区?专家提醒——

保持好奇心比获取知识点更重要



▲宝龙美术馆展览“什么是现代艺术啊:你好啊大艺术家”开启Q版现代艺术史。

古特展”中,有一段反映农耕文明的动画,提取器物上的飞鸟、鱼、乌龟、鸡等众多图案制作而成,颇为有趣,让很多孩子看得入了神。搬来蒙古包,摆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矮桌,挂上蒙古五彩挂饰,闵行区博物馆的“漠北烽鸣——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精品展”氛围感满满,给予足不出户的人们置身草原的错觉,自然也深受孩子的青睐。

有人建议,“大手牵小手”看展之前,家长不妨多看看“攻略”,依据官方介绍或是网友反馈,尽可能从海量的展览中挑选出孩子较易消化的“款式”。这或许可谓最安全的亲子看展之选。

放下“功利心”,切莫低估孩子的艺术感受力

不少业内人士都向记者提到,带孩子走进博物馆、美术馆,不妨放下“功利心”,不必执着于看了多少名家名作,也不必指望孩子能从一个展览中获得什么样实实在在的知识点。

“切莫低估孩子与生俱来的艺术感受力。”于颖直言。她告诉记者,自己一年级的孩子对色彩鲜艳的油画展往往流露出浓厚的兴趣。展览中出现的众多画家,孩子其实一无所知,但凭直觉选出的心中的名作,常常就来自艺术

史上公认的那些大腕,这让于颖十分意外。通过研究,她发现很多孩子的艺术感觉其实来得比成年人更敏锐,“拿现代油画来说,好的作品自带强烈的视觉冲击,并且越是卓越的画家,作品越是通常流露出天真的感觉,对孩子自有一种亲和力”。赵姝萍则提到,平常带孩子看展,不会主动给孩子讲解艺术作品背后的知识点,“面对同一件艺术品,孩子的关注点往往和大人不一样,她们有时会对画中某个不易被察觉的细节感兴趣”。这与德国艺术评论家塞兰特和基特在《看懂了超简单有趣的现代艺术指南》一书的论断不谋而合,他们曾道出“世界上最棒的美术馆导览员就在你身边——那就是你的孩子”,认为从孩子视角给出的不经意的点评,或许正是理解和欣赏艺术的关键。

艺术欣赏是私人化的,有着不同个性禀赋,处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于展览也定然有着不重样的偏好,因而不会有绝对值得信赖的看展清单或者指南。其实,带孩子看什么展不重要,重要的是让他们多看多感受,保护好他们的好奇心,种下一颗感受美的种子,有时在偶尔邂逅的小展中也能收获意外之喜。有人说,在观展过程调动起探索的主观能动性,获得与艺术身心互动的体验,在美中得到生命的滋养,才是真正令孩子受益的,也不难说这份收获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刻带来某种灵感启发。

大手牵小手,这些展览值得冲

浦东美术馆“六百年之巨匠:来自提森-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的杰作”

推荐理由:展览囊括较为齐整的西方艺术史中名家阵容;展陈着力于艺术普及;性价比高

上海图书馆东馆“环游地球80天——穿越150年世界奇幻之旅”

推荐理由:主题通俗,视野开阔;互动装置丰富

西岸美术馆“明日之民”互动装置展

推荐理由:丰富的交互体验让人仿佛置身游乐场

朵云轩艺术中心“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世界插画大展”

推荐理由:全球经典插画集结;沉浸式场景富于童趣

宝龙美术馆“什么是现代艺术啊:你好啊大艺术家”

推荐理由:开启Q版现代艺术史

宝龙艺术中心“Boom!迷你棒世界”绘本游戏互动展

推荐理由:由宝藏绘本衍生;集多重感官体验

闵行区博物馆“漠北烽鸣——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精品展”

推荐理由:青铜器对于孩子自带亲切感;满满的草原氛围感;免费

世博会博物馆“奇丝妙艺——世博与蕾丝艺术展”

推荐理由:没人会拒绝如蕾丝般美好的事物;免费

艺仓美术馆“再次孟菲斯:设计革新1981-1985”

推荐理由:与生活贴得最近,色彩缤纷,脑洞很大

宝龙美术馆“六角彩子:靠近你的宝藏”

推荐理由:艺术家画风古灵精怪,色彩绚丽

久事美术馆“白日梦——稚拙派艺术家的异想世界”

推荐理由:稚拙派画风纯真梦幻,异想天开

以高考为背景的电视剧《追光的日子》在央视一套热播

拓展教育话题新空间:往后人生都是追光的日子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
当爹的不靠谱,亲手毁了女儿的高考志愿填报,“原生家庭之殇”能不能走出前途灿烂的女儿?老师偏心眼,按排名座次分配复习宝典甚至食堂吃饭顺序,这样“唯分数论”的教条下,所谓差生的未来是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性?正在央视一套和优酷视频热播的电视剧《追光的日子》试图同时扭转两种偏见。

作为一部校园背景剧,《追光的日子》有着不算新鲜的角色配置。离开教育行业三年的老师郝楠重返讲台,在青云中学高三14班邂逅一群性格迥异、成绩靠后的学生,“不靠谱”的老师遇上“难管”的学生,在备战高考的极致环境中,双方从互不理解到惺惺相惜,少年人被激发出青春梦燃,青年老师也在育人中被治愈。外界评价它为“中国版《放牛班的春天》”。

在社会学者看来,《追光的日子》完成了一部教育题材剧的真正使命。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指出,过去一段时间一些电视剧点燃了“原生家庭论”,使得“什么样的父母决定了什么样的儿女”等笼统而片面的言论被放大在公众舆论场,似乎人的出生与宿命紧紧相连,个人成败早在童年时就写好了答案。在此背景下,《追光的日子》恰恰说明白了“教育为何”,教育需要家庭、学校乃至社会的合力;教育也需要持久的耐力,高考绝非教育终点,真正的教育题材创作是要让人相信“往后人生,都是追光的日子”。

着眼非典型师生,求解高考也寻解人生

高三是什么?埋首题海,分秒必争,草木皆兵,在此一搏?《追光的日子》里,这些轰轰烈烈的奋战实景固然有,但相比塑造“学霸们”如何拼搏,剧作更倾向向“非典型师生”入手,求解高考也寻解人生。

郭京飞饰演的那楠离开教育行业已三年。出场时,他长发披肩,穿着花衬衫,以台球厅为营生。不羁的外型怎么看都不像教师的样子,倘若不是被迫失业,倘若没有昔日好友力荐,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在讲台“重生”。“废柴”老师接手的班级也颇让人头疼。那不正是高考在即的毕业班,还是全年级垫底的14班,学校不重视,学生们集体叛逆。非典型师生一相逢,那楠的第一堂课就被学生来了个下马威。《追光的日子》正片便在接二连三的非典型故事里铺开。剧本借高度浓缩的戏剧性,戳破一个个源自家庭、学校乃至社会的教育问题。

任真的父亲没有正经工作,母亲靠巴掌大



的饺子馆独自撑起一个家。懂事的姑娘从小便帮着母亲分担辛劳,考上医学院,替母分担、治好母亲的哮喘病,是任真的夙愿。孰料,大意的父亲在填报志愿这件人生大事上帮了倒忙,脆弱的家庭关系瞬间崩塌。复读生的现状看似父亲全责,但那楠从班上的摸底测试探知,比起成绩起伏,女孩的心理大厦亟待重建,挫折教育比怨天尤人来得更为紧迫。高远曾是无忧无虑的优等生,稳重聪慧的哥哥早早承担了父母对名校、成人成才的期待,作为家中次子的高远大可自在地追逐他心爱的飞行和飞机梦。然而,家中突遭变故,哥哥离世。休学一年的高远重回校园,阳光男孩变得郁郁寡欢,凡事心不在焉。王放、贾坤也并非生来“差生”,前者被父亲当成人生失败的“投资”,在家庭打压中悄然叛逆,渐渐厌学;后者的父母关爱遥远乃至缺席,青春期的男孩唯有从同乡的姐姐身上找寻温暖慰藉。如果说品学兼优的孩子总有相似之处,那么这些困境中的学生各有各的迷惘。自身的、家庭的,兼而有之。

难得的是,《追光的日子》拒绝给“差生”贴标签,只是如实反映他们的内心缺失了哪一片拼图;剧集也不单单向个体找症结,更试图从理念与规则中尝试破题。剧作的故事背景设定2011年,作为郝楠老师的参照面,青云中学陈旧僵化的教育思想,分数至上的班主任李亚玲老师,都可谓剧中这场正在开启的教育变

革的对象。淬炼了李老师多年教学心血的“李氏复习宝典”应该是“尖子班”的专利,还是众学生平等地人人有份?中午食堂就餐的错峰顺序,分数该不该成为排序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?郝楠带领14班同学,向着他们曾经习见而不察的现象说“不”,剧作借人本主义、程序教学、学科结构的思想方法等教育观,完成了一部教育题材电视剧的真正使命。

平衡现实与理想,在共鸣中引人向“光”而行

“差生逆袭”是小概率事件还是遇上好老师后人生的必然转向?这是网友最为关心的《追光的日子》的后续剧情走向。在章友德看来,一部教育题材剧的成功关键,不在乎剧中的孩子们最终拿到了怎样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而是在乎,作品能否让人认清奋斗的真谛,竞争的残酷后,依然抖擞精神向“光”前行。

完美世界影视李峥工作室总制片人李峥介绍,《追光的日子》希望通过三层人物关系的搭建,以高考这一核心事件映射更宽泛的现实与理想。第一层楼是平视层面的同学关系。任真和高远互相碰撞过彼此的狼狈,心照不宣地交付了理解。在14班的所有同学获得学业的进步之前,剧作让精神先行。郝楠初来时,14班完全一盘散沙,不被待见的学生们也给不出正

向的反馈。他们开学时互不关心,直到经历尖子班宝典被偷、抗议吃饭按成绩排位等事件后,集体主义精神在这个班里自然生发。

第二层楼建筑在师生情分上。过往三年混沌的生活经历让郝楠懂得能屈能伸,也更能换位思考站在学生角度看待问题。他选择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对抗陈规,并非“刺头老师”收服“刺头学生”,而是打心底相信,王放那样起哄、搞事的所谓“差生”,行为出发点无不是求关注、求理解、求引导。在他人生的紧要处,需要有人走进他的世界,助其由内而外打破生命之茧。

第三层楼则是每个家庭辐射到的社会速写。贾坤背后的留守少年问题,王放受困于代际隔阂,与姥姥相依为命的赵晓晚折射出再婚家庭的烦恼,夏凡的容貌焦虑则源于母亲的潜移默化……李峥说,这种安排既是对社会问题的集中再现,也是希望呈现出教育的能量。人非生来就被提前写就了命运,有时候,一位郝楠式的、愿意无条件给予信任与导航的良师益友,能让人步入人生追光正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追光的日子》播出以来能持续保持收视率破1,并多日位列第三方平台上星剧的播出冠军,正是在青春现实和理想燃野之间找到了平衡点,让人能在切近的情感共鸣中向光而行。借用主演王源的话,“青春奋斗不是去通个关,去参与一场考试,而是往后的人生都是追光的日子”。

■本报记者 王筱雨

以色列戏剧展演「亮相文化广场」

戏剧大师图米纳斯曾说:“戏剧是远方的节日,我们呈现的是通往节日的道路。”上周六起至11月,上海文化广场首届“以色列戏剧展演”将呈现《多余的人》《恶灵》《哈姆雷特》三部原班戏剧作品的全国首秀。极富盛名的米查菲加剧院、盖谢尔剧院及贝特莱辛剧院的众多国宝级主创和演员集结,为观众献上原汁原味的艺术盛宴。

《多余的人》前天率先与观众见面。该剧改编自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的《奥勃洛莫夫》。小说生动地塑造了奥勃洛莫夫这一“多余人”的形象——正直、单纯、善良,却懒惰、不切实际、混天度日……最终在浑浑噩噩中,主人公奥勃洛莫夫走向了自我毁灭。小说发表后即受到评论界的重视,列夫·托尔斯泰高度评价道:“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,许久未见的杰作。”业界青眼有加的同时,这部作品也给俄语带来了新词汇“奥勃洛莫夫性格”,更成为了世界“多余人”文学经典代表符号。

以色列著名导演赫兹凯·拉扎罗夫改编创作了《多余的人》这部话剧,他在观察和思考:一个人是否有权利不留痕迹地度过一生?观众能从剧中看到包括现代艺术表演、视频艺术、剧中人物内心世界一瞥的行为艺术、哲学演讲等在内的表现形式。

本次展演的三部作品皆为首次来华的口碑佳作,题材丰富,风格多元,蕴含着深厚的文学底色。10月亮相的《恶灵》将承接《多余的人》。这部著名犹太作家安斯基最负盛名的作品创作于1914年。百年以来,这部充满着宿命感的经典话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的版本,亦有着电影、歌剧、芭蕾舞和交响组曲等众多改编,被誉为犹太戏剧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。此次将与观众见面的,是2014年以色列盖谢尔剧院在该剧100周年之际基于原版创作的全新版本。

11月中旬登台的《哈姆雷特》来自贝特莱辛剧院,由屡获殊荣的以色列著名青年导演耶尔·谢尔曼执导,以现代手法进行了狂野先锋的改编。创新大胆的手法与舞台表演与影像的结合,让作品呈现出一种独有而冷峻的质感。与单色调的舞台设计形成对比的是,《哈姆雷特》在语言和风格上都展现出一种鲜活立体的面貌——从开放的舞台空间,到随着时间线变动的服装,再到哈姆雷特头上的硬纸板皇冠,每个选择都经过了缜密的思考,力图带给观众精妙无比的观感。这并非谢尔曼首次与中国结缘。2019年,由他执导的《安魂曲》中文版在国内巡演多场,大获好评。

首届“以色列戏剧展演”是文化广场继2019年引进已故以色列国宝级剧作家汉诺赫·列文编剧的作品《孩子梦》后,又一次引进以色列话剧。以展演呈现出以色列戏剧的多维层面,深度挖掘以色列这一文化历史古国在文学、音乐、戏剧等层面的厚重底蕴,并结合当下语境所作出的现代化表达。

「以色列戏剧展演」亮相文化广场